

其实，只要用中国传统的旋宫理论来理解和译谱，上述矛盾就都迎刃而解了。

据《礼记·礼运》：“五声六律十二管旋相为宫”，指的是十二律皆可作为“宫音”，并以之为准构成不同调高的音阶。杨荫浏指出，“旋宫，就是说，宫声可以在十二律间灵活流转”^①。田耀农认为，“旋宫指的是在宫调系统中，‘宫音’的音高位置发生转变而引起的调高转换”^②。



《玉箫声》(一)

“旋宫”被大量运用于实践中，在中国传统音乐乐曲中，一首曲子多次旋宫的例子并不少见。南音中就更比比皆是，一曲二宫或三宫都很常见，数量上比从头到尾一宫到底的曲子多得多。例如上述《玉箫声》首节，就是一首一曲三宫的例子，包括了C宫、G宫和D宫。如果以旋宫思维来看待这首曲子，可以发现该曲频繁地在这三宫之间自由切换，而且特别顺畅。以这三个宫对应的三个调高来译谱，就会发现乐曲其实从头到尾都由五声音阶构成。

五空管是南音人最偏爱的管门，属该管门的乐曲数量也最多。这些乐曲多数由二宫到三宫构成，仅有极个别曲子是一宫到底，这是由五空管本身的性质决定的。先来看看五空管所属各音构成：



① 杨荫浏：《中国古代音乐史稿》（上），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88页。

② 田耀农：《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述要》，人民音乐出版社2014年版，第246页。